

封面
深镜

郭希宽生前曾说：“(舆论)像一张大网一样，你无论在里面怎样挣扎，都出不来。”

“错换人生28年”当事人姚策的亲生父亲、68岁的郭希宽于9月16日去世，18日已在河南驻马店安葬。

2020年2月，28岁的江西人姚策确诊肝癌，母亲许敏欲割肝救子却发现非亲生，揭开错换人生28年事件真相。

姚策母亲1992年在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生产时，相关人员工作失误，造成许敏和杜新枝两位母亲抱错了孩子。姚策实际为杜新枝和郭希宽所生，而杜新枝养了28年的孩子郭威才是许敏的儿子。

2021年2月8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共赔偿100余万元。2021年3月23日，姚策因肝癌救治无效去世，年仅28岁。

两个孩子错换28年人生后，两方家庭仍在余波中。争执、诉讼和网络舆论延续了6年，这也是郭希宽最后6年的生活底色。

9月2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河南省驻马店市见到了刚与家人扫墓回来的姚策生母杜新枝，前一天阳台上还晾着郭希宽的衣物，“走得太突然了，现在我还像在梦里一样。”杜新枝说。

骤停的生活

杜新枝说，从年初开始，郭希宽就说自己好像“阳了”，浑身没力气。几个月过去，这种症状一直没有缓解。

生活表面上还是照旧。他依然每天五六点起床，出门喝一碗胡辣汤，散一圈步，回来时给妻子杜新枝带回豆浆包子，喊她起床。

9月16日白天，郭希宽开始头疼、全身疼，到了不得不住进医院的地步。当晚12点多，他因心脏骤停离世。

杜新枝想起前一天，姚策的养父母直播带货时砸锅，评论区网友认为锅代指“郭希宽”，纷纷叫好。杜新枝当时就心头一紧。

2021年2月8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共赔偿100余万元。而后，围绕“错换”是否是杜新枝蓄意“偷换”，两家开始了漫长的争论，双方各自的支持者也纷纷伸张他们认为的“正义”。部分许敏的支持者涌入杜新枝社交平台账号的评论区，乃至通过短信和电话发表激烈言辞，甚至不乏谩骂和诅咒。姚策曾经对杜新枝说：“等我离开了，或许网暴就会停止了。”

姚策生父郭希宽心脏骤停去世
『错换人生28年』当事人

妻子称其长期情绪压抑



郭希宽年轻时候的照片。



郭希宽家中的公证书。



杜新枝保留了两件郭希宽的衣服。



郭希宽家里的相册中还保留着郭威小时候的照片。

杜新枝记得，郭希宽和姚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爷俩凑在一起看他的退役军人证”，郭希宽对自己曾经的军人身份很骄傲。在漫长的纠纷中，他们试图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坏人，却被怀疑这一身份是假的。

郭希宽自从得知错抱风波之后，就不像之前那样常常喜笑颜开，每天“眉头拧个大疙瘩”，“最大的打击还是儿子(姚策)去世。”

而2021年3月23日姚策去世后，网暴并未如他期待的那样停止。

网络舆论的大网

郭希宽离开后，杜新枝收拾了他的衣物，打算捐掉一部分，烧掉一部分，衣柜空了一半。她留了两件夹棉的连帽大衣作为念想，其中一件还是南京的网友送的。

在杜新枝和郭希宽的微信列表里，有不少热心网友。他们家中放着几本公证书，最厚的一本有746页，每一页都是社交媒体的截图，大部分都是网友帮忙收集的。日常网友看到网暴的内容，也会转给他们俩，让他们拿着去报警、去起诉。

时间久了，杜新枝和郭希宽有点力不从心，因为立案和起诉的流程长、难度大，大多数时候是不能立案的，她和郭希宽也折腾不动了。但她也担心，如果自己不去努力去起诉，网友会不会对他们有看法，觉得怎么自己都不努力？他们还是日复一日攒着证据，跑网信办、电话报警、找律师。

之前有个邻居会在抖音上发跳舞的视频，她以为抖音就是这样子。而她下载抖音后，从网友那里学会了很多新词，“大V”“主播”“仇恨营销”，却没有学会在网暴涌来时打开平台的“一键防护”功能。

在她的印象里，面对网上的言论，郭希宽总是说“算了算了，不要说了”，“但他的心里绝对没有算了。”每天晚上，郭希宽都看手机到很晚，有时会告诉妻子：“你看，网上有人说这个。”杜新枝看得比郭希宽更多，她往往回答：“我都看过了。”

杜新枝说，郭希宽离世后，她总是会想，当时是不是和他聊一聊，会好一些？

杜新枝会和支持她的网友聊天，也会刷网上支持她的言论，这会让自己

心情好一些。刷到骂她的话，她手指赶紧往上一划，有时只要一听到几个频繁攻击他们的“大V”的声音，也会“像触电一样”。她不知道郭希宽是怎么面对这些事的，他的性格一向内敛，总是不说。

为数不多地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是在郭希宽从北京回来后。今年6月，他去北京参加庭审，杜新枝因为坐高铁、飞机会心慌就没去。她在家中看抖音上的直播，很多人围在法庭外对郭希宽喊话，质问和攻击他。回家后，郭希宽的情绪低落了很久。他对杜新枝说：“(舆论)像一张大网一样，你无论在里面怎样挣扎，都出不来。”

错抱余波中的家庭

眉头紧锁的日子里，姚策的儿子从景德镇来到家里，是郭希宽难得开心的时刻。他带着小孙子去驻马店的气象科普馆，小孙子爱看“暴风骤雨”，郭希宽每次都挨个给他讲解气象知识。

家里客厅一侧的方形鱼缸里有好几条红的、红白相间的小金鱼，这是郭希宽带着小孙子去公园捞鱼的摊位，每次带回几条，积攒下来的。现在杜新枝无心打理，金鱼被郭威带走养着，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鱼缸。

与孙辈的热络不同，在相认后的10个半月相处里，作为亲生父母的二人和姚策的相处总是有些隔阂，担心说错话，于是很少主动开启话题，只是常常问他：“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我们给你去买。”有一次姚策说想要吃九江的一种粉，郭希宽不知道是哪一种，买了一碗回来，姚策说不对。他又出门买，一直买到第三碗。姚策觉得不好吃的就由郭希宽吃掉。

姚策曾经有一次向他们要来郭威小时候的照片，杜新枝以为他对哥哥的事情好奇，就从家里面翻出了老照片。几大本的相册里，有郭威的写真照、生活照。在景点的留影里，还是个孩子的郭威手中总是在吃父母买给他的零食。后来，姚策告诉她，看到你们对郭威的爱，就知道你们对我的爱，她才知道姚策为什么想看照片。

而他们和郭威的关系，也因这场风波震荡。

杜新枝家里收拾得整洁有序，却有好几处待修理的故障，提示着家中“儿子”的缺席。客厅的顶灯有三个坏了，一直闪，燃气灶也有一个打不着火。他们想过叫郭威来帮忙修一下，但还是觉得不好意思麻烦他，索性不开那几个灯了。

在错抱的事情被发现后不久，郭威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出去住了。孙女孙子和郭希宽很亲，郭希宽常常让他们骑在脖子上，带他们出去玩。

郭希宽的厨艺很好，上世纪80年代他们在火车站开餐馆，郭希宽当厨师，后来家中也是他和杜新枝轮流做饭。郭威搬出去前，“一大家子在，都炒五六道菜，他干起来有劲儿。”杜新枝说。郭威搬出去后，家里只剩夫妻俩，中午饭两人商量来商量去，总是不知道吃什么，常常下碗肉丝面了事。郭希宽想让郭威带孩子来家里坐坐，郭威总说忙。杜新枝也很理解，孩子夹在两个家庭中间也难受。

郭希宽去世后，郭威忙前忙后，包办了大部分的琐事。郭威和杜新枝的关系又在处理后事的过程中再次靠近。

郭希宽下葬那天，杜新枝看到墓碑上写着：“长子郭威，次子姚策。”这是郭威的安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吴凯文 记者 杨志 河南摄影报道